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九回 亂哄哄萬乘走長安 情岌岌隔窗聽密語

我接過名刺一看，刺上正面印著「何翰章」三字，背後又有「西林拜謁不作別用」兩行小字。我正在那裡出神，這何西林名字很熟，卻一時想不想從那裡過。忽然棧門外走進一人，約有三四十歲，短矮身材，團房舍孔，穿著一件湖色縐紗長衫，一進棧門就大聲對著那位賬房嚷道：「老梁呀！我托你問那個揚州人的話，你可代我問呀？」賬房忙對我向那人指手道：「這位就是名片上的主人。」說著，又向那人道：「西翁，你來的正好！剛巧這位王老爺回寓，你們好直接交涉，免得我從中傳話，反有不透切的地方。」便領那人與我相見。誰知晤談之下，那人正是我父親親戚豐王科北闈中舉房師何小宋尚書的三公子。當小宋尚書總督兩江時，與我父親師生相得，曾聘請我父親在署調其三兩公子。這位西林三世叔，在我父親授讀期內，已中過鄉試，我父親也異常的重他，常說他品行端方，心地誠實，滿意將受於小宋太老師的一番知遇，還諸西林三世叔身上，以為瓊瑤之報，所以何西林知恩感德，時刻在心，故有恩師之稱。當下西林知我即是他心中要探聽的人，無意相逢，十分歡喜，立刻代我算還房飯錢，叫賬房樑先生派了棧夥，將我行李先送到他府中，然後約我一同閑逛了回去。賬房此時知我與西林有舊，又見西林遇我甚厚，他也格外同我要好，說：「既是三先生朋友，這幾天房飯錢賞我兄弟個面子會了罷！」我與西林再三不肯，謙讓而別，遂同西林一路回家。

原來西林住的地方，在廣州雙門底城外清水濠，房屋倒也高大。就是自從小宋太老師在閩浙總督任上，因張佩綸馬江失守，被議回籍，兩袖清風，一肩明月，已屬入不敷出。近年太老師去世，府中人口眾多，西林同父異母兄弟倒有十位，因此各房名雖同居，暗實異爨。西林既將我招呼回家，自然是他一房應酬膳宿。除大世叔業已物故，二世叔、四世叔一任廣西桂林府知府，一以同知委辦湖北黃花滂蠶捐，均已出仕。尚有五、六、七、八各位在家，一一相見。各昆仲逐日設席，替我洗塵。西林又問起我航海的本意，我即將來探望表兄成述周不遇，致擾尊府的一段話說給他聽。西林道：「彼此通家，且兩代世交，區區地主之誼，以後可以不必再提。但是述周與我雖無甚交情，然在院上時常見面的。等我這回遇著，替你介紹一聲何如？」我說：「他既無情，這倒也不必勉強。好在世姪帶的川資，尚覺有餘，得不求人處即可不求人，還是住幾天回去的好！」

說著，門上人傳進幾張名片來，說是善後局坐辦成大老爺替王少爺親到謝步。這兩張片子，是替家裡各位少大人請安的。我一面央那管門的出去擋駕，一面同西林悄悄的走出，在屏門縫裡朝外一看，見一乘藍呢四人轎，一柄紅傘，四名親兵，後面還有兩名家人騎著馬，正是前在城內路遇的那起親兵轎馬，一般無二。我心中想道：「述此番來拜我，是做面子與姓何的看，並非是顧念前情，足見我們揚屬風土人情，遠不如他省之厚。」回想我伯父做福建巡撫時，不肯提拔家鄉人，說揚州人記小怨而忘大惠，授以重權，必定壞事；及至壞下事來，嚴辦則傷鄉梓之誼，不辦又損清正之名，俗語說：「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」是以他任巡撫時，桑梓鄉親一概不用，至今思之，未嘗無理。當晚述周又送了一席翅菜過來，我要璧謝，被西林攔住道：「落得收下來，大家喫的，你同他有這番交情，甚麼桌把水酒，倒不必客氣，我替你做主。」便叫人收了下來，給了一張回片，打發來人自去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半個年頭，臘盡春回，又是一番景象。一日，西林來對我說，他要晉京大挑，想約我同行到京裡，也可以替我張羅點機會。問我可願意去？我正以髀肉復生，搔首自嘆，久欲一睹帝鄉風景。且也有個表兄劉奉璋號我山，現任總理衙門章京，早想去探望，便一口應承他同去。即日治裝併發，由香港過船南下，未到三四日，已抵上海，就住在三洋涇橋一家廣東客寓，名叫泰安棧。

我從前聽得人說，上海繁華，比英京倫敦還要富麗十倍。其中奸詐百出，也比各省要加十倍，諸如甚麼賭場，除正經輸贏外，又有一種「翻戲黨」。他們種類甚多，門戶不一，祇要上了他騙，無任你金鋼鐵漢也要緊緊頭皮，拋下兩張金葉才得脫身。至於嫖界，便是千奇百怪，層出不窮，那長三書寓、麼二野雞，降及花煙間之類，這都是人人知道的。還有一班似妓非妓，可賤可良的蕩婦，暗中做著皮肉生涯，面上偏要裝著少奶奶官太太的排場。但是他們也很有許多真太太、少奶奶在內，美其名曰「軋餅頭」，這還是有良心的做法，花了幾文錢，還可以落得個真個銷魂。更有一種婦人，戴著金珠，穿著綢緞，專在戲園酒館同人弔膀子，揀有錢的客邊人帶了回去。等到子反牀登，流蘇帳放，剛要劉阮到天台，春至人間花弄色，露滴牡丹開的時候，他卻埋伏了親丁，在門外忽地一聲吶喊，雙雙擒下，眉毛兒一根曾碰著，已是弄得赤條條一絲不掛，還要拿著銀錢去贖身免禍。不然，他們是久住租界，那些巡捕包探，都是一鼻孔通氣的。祇要送到巡捕房，就得要解公堂出醜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我久欲親歷其境，逐件調查他們的內容，以備將來著小說的資料，就是喫點苦亦屬不妨。無奈有西林同行，遇事不便，只好放下一邊。

連日看了幾回戲，又逛了逛味莼園各處的名勝。有一天，我在四馬路遇著了一位家鄉人，他對我看了又看，好象是有話要同我講的意思，我便迎上去向他問訊。那人猛然問我道：「你閣下可接到家信麼？」我說：「許久未接到家信了！」那人道：「這卻難怪，你們老太太業已去世，你恐怕未知道哩！不然，何以你依然穿著吉服呢？」我聽了他的話，心如刀刺，自悔負氣出外，以致抱恨終天！不暇再同那人扳談，急急的回轉了泰安棧，將此話告給西林聽，便暫時請假回籍，隨後再趕來北京，決不失信。西林亦以我母親亡故，是件大事不便固留，送了我四十兩規元，我就匆匆搭了長江輪船，星夜回裡。

及至到了寶應，始知我母親已過頭七，幸衣棺早經辦就，喪費亦屬齊全。我到家時，已承堂房諸弟兄協同我家眷經理妥貼，我在家將母親為安葬，妻子暫行寄伊母家過活。所有我父親一身餘蓄，母親故後，已是一文無有。我明知是母親病中，被我妻子拿了寄放別處，事關無憑無證，只好隱忍不言。勉強守過百日，在我母親靈前哭別一場，仍搭長輪船回到上海，意欲趕往北京，踐西林之約。

其時已是庚子五月下旬，上海各報館，一日數起接到北京電報，說拳匪仇教，京師異常恣擾，宮闈震驚，商民失業。每日天津輪船到埠，都有一起起逃難的人，由北邊朝南邊來。有幾個同寓的人，勸我萬不可再朝北邊去，自投羅網。我因未得西林實信，不肯背約，乃於六月初旬附搭太古公司船「蘆洲」號冒險北上。及至天津，已是滿目荒涼，遍地設立神壇，晝伏夜動，紫竹林一帶悉成焦土。津京車站，一夜數起拳匪拆毀之信，紅巾露刃之徒，充塞道路。我因行李無多，未遭劫奪。再候我輾轉到京，已交六月二十左右。急往廣東會館探聽西林消息，據雲已於兩月前出京南下矣！

幸而我山表兄尚在總署當差，記得他住在繩匠衚衕，只得直去尋他。見了面，他倒喫了一驚，問我因何冒著烽火跑進京來做甚麼？我就將何西林約我進京，因母喪後至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我山道：「你表嫂等已經南旋，我是有職守的人，又是總理衙門的差事，勢難走開。這幾日的信息，一天緊似一天。蘆保鐵路已被焚毀，張家口電信久經不通。皇上雖有剿匪的旨意，無奈內中有人作梗，礙難做到，所以前日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遵旨公擬辦匪的十條章程，亦止虛文，哪個敢實做的？目下京師各使館異常震動，有電調洋兵自剿的信，恐大局糜爛，未有底止。但你既已來此，可以暫時在家看幾日光景，再為設法，萬莫要輕身出外。一經被拳匪遇見，祇要你身上有了一絲兒洋貨，就要指你做二毛子的。如今是沒有王法的時候，切莫去自尋禍害。前日天津道同翻卷出轅，遇著拳匪，還要拖下轎轎頭呢！你看還成了甚麼體統麼？我聽了，只得應允著在家暫避。

一連過了數日，已是七月天氣，外間傳言裕帥在蔡村自盡，李鑾帥亦以十四日兵潰服毒。京師連日炮聲隆隆不絕。焚殺叫喊，以日繼夜。前門外一帶，劫掠一空，各使館衛兵，祇有四五百名，捨命抵禦。幸西什庫牆壁堅厚，拳匪一時未能攻破。及至七月二十，我山赴總署一去不歸。二十一日午間，始聞洋兵進城，兩宮西狩之信。我此時不能再在家中躲避，只得大著膽走出去一探，見那路上逃難的男男女女實在不少。忽有一隊兵勇走來，向難民搶劫牲口，洗剝衣服，那喊哭槍炮之聲，映關城內一帶火光，萬分悽慘。

我恐被擄受辱，急忙抽身避入一條衚衕，看見一家板撻門，那門首公館條子業已撕去，只餘軍機處三字略可辨。大門虛掩，我

用手推開，走進廳堂一望，陳設完好，闕無居人。再轉過回廊，見有兩間廚屋，忽覺一陣飯香撲鼻，我走進廚屋，提開鍋蓋，卻好一鍋白米飯，一碗南乳燉肉，還有一大盤白面饅頭。其時正在腹中饑餓，也不問主人為誰，盛過一碗飯菜，就在廚下權為果腹。又揣了兩枚饅頭在懷裡，以備饑時再喫。我喫好了飯，仍然蓋好鍋蓋。度過廚屋後面，有一扇耳門，進去是兩進內外套房，上面懸著一方楠木匾額，顏曰待漏軒。我見天色將晚，此處稍覺幽邃，不如就在這裡暫度一宵，待天明再作理會。及至走進內套房，見牀被褥，一應俱全。我此時已置性命於度外，放下頭意欲稍睡片刻，不意甫經交睫，那外房的燈光，從玻璃窗隙直射到我的眼睛上來，將我驚醒。我睜眼一看，滿室光明，倒把我嚇了一怔。急忙寧神聽去，那外房似有男女之聲。我輕輕站起，從窗罅偷眼望過去，原來有男女兩個人在那房裡。只見那男子向那女子道：「姨太太，我捨著命不要，同你交好，你到底是真心還是假心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誰不是真的？前天外面風聲緊了，說洋兵已過通州，合家商議到太原去暫避，只帶了幾只箱子貴重物件，其餘粗笨家具，一概未帶。我因一心戀著你，拼死拼活的才躲下來。你想，我太平日子不會去過，要在這個槍炮窩裡戀著，不是因為你又為著誰來。」那男子又道：「你為我，我也為你。我到他家來當車夫，別人是恭維他是榮中堂的小舅子，我是因為看見你才來的，想乘空搶了你出去。後來聽得他們逃走，我嚇了一怔，不意你倒是個多情的人，捨著性命不要，在這裡等候我！」那女子又道：「我今日下午還燒了菜，煮了一鍋白米飯，幾個饅頭蒸在鍋裡，候你回來喫了，好商議一同走。適才去望望，不知被哪個人先喫了一碗去，我們屋子裡難不成有人進來過了麼？」我聽到此句，心中又是一怔，恐怕他要搜檢起來，豈不是眼前即有性命之憂？忽又聽得那男子道：「此刻端王也走了，洋兵也來了，聞得西直門尚開，無人盤詰，你我快點兒收拾，乘著天未亮混出城去，祇要逃到山東或是山西，就有命了。」接著兩人扛過一口皮箱，打開箱蓋，也不知他人身邊揣了些甚麼東西，男子除去頭上紅巾，腰間紅布，換上一身短裝服，仍像個車夫的打扮，握了一口樸刀。女子用一方青布手帕籠了頭，背上一個小小包裹，兩人結縛停當，匆匆出門而去。

我停了一會，料他們走遠，開了內房門走出一看，見壁上掛了一面女子照片，約有十八九歲年紀，卻生得眉目清秀，下身被一帶欄杆遮掩，看不出兩腳大小。那一種神情，酷似適才所見的那女子模樣。我究竟童心未改，珠寶金銀倒不在意，見了這張照片，未免愛不忍捨，急忙取下來，卸卻外框，藏在袖內，以為將來今夜所聞所見的特別紀念。仰看天已微亮，我終以我山未歸為念，於是仍轉回繩匠衙門。

卻喜我山已回，正在那裡收拾細軟，門前又站了幾名德國洋兵，擎著洋槍侍立。我山見我回寓，發急道：「老佛爺已走了多時了，我是奉諭隨駕的人，萬不能不跟了去。現在東交民巷德勝門一帶，已有洋兵把守。昨日街上亂得很，我隨同召見後，即到德國使館，同他們再三央懇，現已言明，我所有親丁及重要物件，由他們派兵保護送上德國郵船，載往上海，已簽押了一張照會在此！」說著，便將一張洋文照會同一紙行李單遞給我。我匆忙中點了一點，共是十三件，用兩乘駝轎裝載，由門外德使館派來的團練兵護送出城。我山又著老人家薛貴幫同我押解駝轎，我與薛貴各人騎一匹驢子，冒著雨連夜抄由小路逃往天津。我山即在城外分手，說他家眷齊寓在上海上大方棧，叫我路上千萬小心，寧可捨物，不可舍人。萬一得到上海，見了他們，煩我傳語一聲說他候我們走後，即趕赴行在隨駕，俟有一定駐蹕的地方，再發電回家知照。更叫他們速回江北，切勿再在上海逗留，致多糜費。臨行，三人都含著一眼泡熱淚，真是：寧作太平犬，不為離亂人，萬種淒涼，一言難盡。

所幸小路並無潰勇劫掠，千危萬險，挨到天津，紫竹林一帶已成焦土。幸薛貴在總署日久，略解德誤，及至渡上德國郵船，卻好那船正要起碇，我們連忙將洋文照會拿出來，送交船主呈驗。那船已自離岸，只聽岸上各處槍炮的聲音同城內外一片火光，烈烈轟轟，絡繹不絕。大約是各國聯軍業已進城。我們船開行了半點鐘，還遠遠聽見男啼女哭，在腦筋中纏繞不去。到出了大沽海口，被那一片汪洋的海水，才將心中眼中一切恐懼漸漸洗滌乾淨。

直至船抵上海，春申浦之繁華再睹，四馬路之錦繡依然。百劫餘生，驚魂始定。我急忙僱了一輛馬車、兩部東洋車，同薛貴將各件分裝，拜辭了船上洋人，逕投大方棧來。詢明總署劉大人家眷是住的七十四號，見了表嫂面，將各物交割清楚。因為揚州已有入來滬迎接，又有薛貴照應，無須我再送往。他們等我到的第二日，即遵照我山囑語，趁招商輪船回揚州去了。

我自他們走後，就移寓到五馬路寶善街一家中客棧叫做天寶棧居住。因他房飯較輕，可為久居之計。誰知數月以來，風霜零悴，加以炮火驚心，竟至得起病來。一燈孤枕，倍覺淒然。好不容易才沉沉睡覺，見眼前有無數拳匪，一起起押著攜男抱女的百姓，口中喊道：「二毛子，殺呀！殺呀！」忽然又有一隊年輕女子，個個手中提了一個紅燈籠，一方紅汗巾，都打扮得同天僊一樣，飄飄蕩蕩，隨風起在空中。頃刻之間，那燈籠一變十，十變百，千千萬萬，漫天遍地，照耀得上下光明。忽被一陣風雨過處，那起女子和燈籠都一齊不見了。我正在那裡詫異，猛聽得洋鼓洋號雜著洋槍聲音，由遠而近。路上的人，一個個嚷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洋兵來了，我們快逃命呀！」我聽見，也隨著眾人走上一處高堆。再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京都安定門城樓，那路上同城頭上，均有洋教兵民來往巡察。我在城頭上一看，見有一個洋兵在那城頭壁上題詩，我走過一望，是七絕兩首：

回頭烽火已冲天，金闕瓊樓盡化煙。  
惆悵義和拳匪事，昆明宮殿一時捐。  
作俑何人寵義拳？黃巾又見漢家天，  
中原王氣從今盡，一望神京一惘然！

我看了，心中正在惶惑，怎麼外國人也會做起我們中國詩來呢？再一看，那題詩的人何嘗是個洋兵，卻是一個二十餘歲的東洋留學生。他見我定睛向他看，他不由的發怒，舉起手杖望著我當頭就打。我被他一棒，打得汗透重衾，醒來依然晴在上海旅館。桌上擺的一架小鐘，剛剛敲得三點，那盞燈火已是小如菽豆，搖搖欲絕。我坐起來，將那燈重行剔亮，定神想了一想，覺得夢境離奇，莫可究詰，祇有這兩首詩尚未忘卻，急忙在日記簿上記著，再重新睡下。細想那夢境，大約都是因我一向恐怖，留在腦筋裡未能發世，所以神經感格，致成顛倒夢想。倒是身體被這一場汗穢覺舒服。我由此一病懨懨，直到李文忠同各國和議告成，籲請兩宮回蹕，才得病勢逐漸減輕。

屈指華年，又將半載。我在寓中坐得實在無味，聽人說群僊髦兒戲，統是十餘歲的女孩子演唱，倒很好玩子的，我就一人坐了一部人力車，到群僊戲館門首，一下車就有案目（上海戲館招待來賓之別名）走上來，笑嘻嘻的對我道：「先生有幾位客？還有女客沒有？」我答道：「祇有我一個人。」他便一頭應著，一頭將我領到靠臺口一張正桌上坐下，送一張戲單，收了戲價自去。我在那單上一看，當中有酒杯粗三個大字，是：「柳梢青」，上面還有「特請內廷供奉一等花旦」一排小字。我看了真是好笑，內廷何嘗有女孩唱戲的事？不一刻，那座上的客已自到齊，臺上打起鑼鼓，一出出演將下去。第三出上《海潮珠》，即列國崔杼弑齊君那段故事。扮崔杼老婆的那個花旦柳梢青，一揭門簾就把我嚇了一驚。隨即拿著小手巾，將眼睛拭淨，用神看去，不意越看心中越起疑團，那面龐兒、身段兒、臺步兒、號志是朝夕會面的熟人。再聽他說了兩聲道白，更是似曾相識，就是一時再想不起在哪裡見過。惹得一肚皮憤鬱牢騷，無可發放，所以《海潮珠》那齣戲一完，我就不再朝下看了，仍然坐了人力車，回到客寓。

一夜翻來覆去，再也睡不著，要尋思此人從何處見過，卻又想不起。剛交七點鐘，我即睡不住，無奈起身洗面，忽見牆上所懸的一張女像，就是我在槍炮堆裡帶出來的那個照片。陡然想起和昨夜在群僊所見的花旦，卻是一模一樣。我忙將照片取下，望一望片上的人，卻又閉著眼睛想一想柳梢青，再將當日隔窗所見的那女子行止面貌，細細摹想，更覺若合符節，一般無二。

真是無巧不成書，剛剛我隔壁房間就住了個髦兒戲館的賬房先生。我搭訕著走過去一問，這柳梢青原來是去年七八月北邊鬧事的時候，同個姘頭由清江一路逃下來的，身上帶的銀錢一齊用光了，住在上海滿庭芳一家小客棧裡，苦不盡言。那姘頭又喫上了鴉片煙，要想將他賣到野雞堂子裡去。多虧那小客棧裡老闆娘做好做歹，花了二三十塊洋錢，打發那姘頭走了，就將他送到髦兒戲班裡去學習。誰知他心靈手敏，不到半年，已是操演純熟，上了臺比那老唱手還要做得出色，所以班頭是很抬舉他的。

我聽了，不覺嘆了一口氣，獨自回房想到：「活跳跳的姨太太不做，失身與輿臺下隸，又在兵馬荒亂之中跋涉從人，間關萬

里，卒流入於娼優一道，豈不可惜！就是遇人不淑，未免有紅顏白髮之思，亦當放開巨眼，鍾愛情於文人學士一流，如紅拂、文君，即受一番烽火連天，冰霜匝地，輾轉奔波，牛衣對泣，苟遇阮大鍼其人，也落得紅氈氍毹上，他年燕子春燈出現，較諸鑼鼓登場，現身說法，不稍勝一籌乎？」正是：

漫誇北地胭脂客，

已作南都粉墨家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再說。